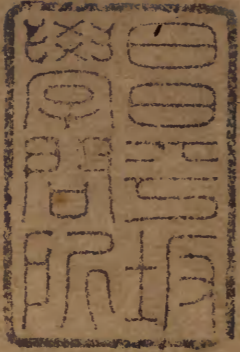


廿二史劄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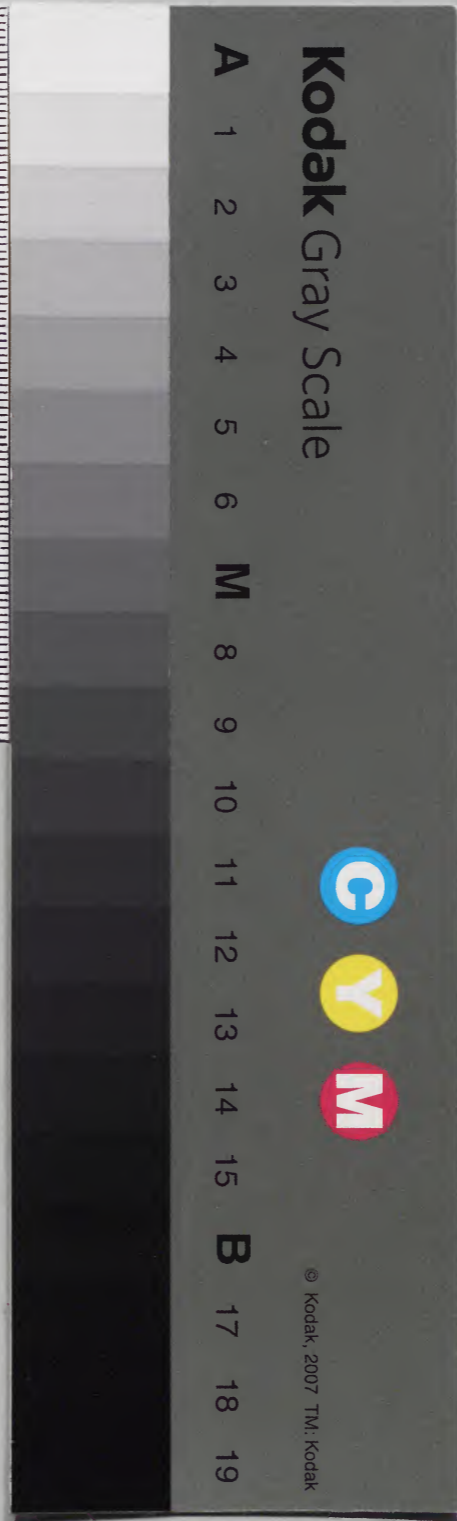
三之五



			九	漢
		一	三	書
		七	〇	門
		〇	二	
三	〇			類
冊	架	函	號	

內	閣	文	庫
九	三	〇	二
九	三	〇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02
冊數	3(2)
函號	298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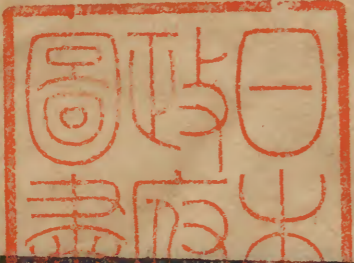
廿二史劄記卷三

淺草文庫

陽湖 趙翼 雲崧

漢使立功絕域

自漢武擊匈奴通西域徼外諸國無不懾漢威是時漢之兵力實強鼂錯謂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陳湯亦謂外夷兵刃朴鈍胡兵五當漢兵一今頗得漢巧猶二當一此可見兵威之足以讐服諸外夷也而其時奉使者亦皆有膽決策畧往往以單車使者斬名王定屬國於萬里之外如傅介子使大宛還知匈奴使者在龜茲卽率其從人誅匈奴使者龜茲遂服霍光以樓蘭王嘗遮殺漢使遣介子資金幣揚言賞賜外國樓蘭王



不甚親附介子引去謂譯者曰漢有重賜而王不來受
我去之西國矣王貪漢物果來見介子與飲酒酣引入
帳後二壯士殺之左右皆亂介子諭以王負漢罪天子
遣我誅之漢兵方至毋敢動動則滅國矣遂持其首歸
關都尉文忠送屬賓使還其國國王欲害忠忠與容屈
王子陰末赴合謀攻殺王立陰末赴而還小昆彌末振
將殺大昆彌雌栗靡有翎侯殺末振將漢恨不自誅之
使段會宗往會宗以三十弩至其國召其太子番邱至
手刃之官屬驚亂會宗諭以來誅之意乃散去此皆以
單使立奇功者也又有擅發屬國兵而定亂者漢公主
嫁烏孫烏孫爲匈奴所攻上書請救漢使常惠往護其

兵入右谷蠡王地獲名王都尉以下四萬級馬牛羊七
十餘萬杆彌太子賴丹爲漢校尉屯田輪臺龜茲貴人
姑翼嗾其王殺賴丹常惠自烏孫還以便宜發諸國兵
攻龜茲龜茲出姑翼送惠斬之郅支單于殺漢使谷吉
奪康居地漢使三輩求谷吉死狀皆被辱都護甘延壽
及副陳湯謀夷狄畏大種今留郅支必爲西域患乃發
屯田兵及烏孫諸國兵攻單于城破之郅支被創死斬
其頭并斬闕氏以下千五百級莎車殺漢所置莎車王
萬年并殺漢使奚充國以其屬屬匈奴適馮奉世送大
宛使者至伊修城以爲不急擊之則莎車日強必爲西
域患乃以節發諸國兵萬五千人拔其城莎車王自殺

傳首長安此又以一使者用便宜調發諸國兵以靖反側者也可見漢之威力行于絕域奉使者亦皆非常之才故萬里折衝無不如志其後楚王侍者馮嫪隨公主嫁烏孫常持漢節爲公主行賞城郭諸國咸敬信之號曰馮夫人都護鄭吉遂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來降則不惟朝臣出使者能立功卽女子在外亦仗國威以輯夷情矣東漢班超爲假司馬使西域至鄯善鄯善王廣初甚敬超後忽疎懈超謂其吏士此必有虜使來乃召侍胡詰之果然遂與其吏士三十六人夜攻殺虜使召廣以首示之廣遂納子爲質後超又出使西域先至于寘其王廣德禮甚疎信巫言求超善馬超令巫來受馬卽

斬送廣德廣德大恐殺匈奴使者而降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攻破疎勒立龜茲人兜題爲疎勒王超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戒慮曰兜題本非疎勒種國人不附若不卽降可卽執之慮遂劫縛兜題超卽赴之因立其故王兄子爲疎勒王後超奉詔還朝疎勒于寘皆抱超馬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超遂仍駐疎勒擊斬其反者又勒康居于寘拘彌兵萬人攻姑墨破之後疎勒王忠反超又討斬之又發于寘諸國兵擊莎車殺五千餘級莎車遂降以次降月氏龜茲姑墨焉耆諸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皆內屬後其子勇復爲西域長史諭降龜茲王白英發其兵至車師擊走匈奴又發鄯善諸國

十二 史記 卷三
兵擊擒車師後部王軍就立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又使
別校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又發諸國兵擊
匈奴走之於是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此班氏父子
之功更優於西漢諸人也

武帝時刑罰之濫

杜周傳武帝時詔獄益多二千石繫廷尉者不下百餘
人其他讞案一歲至千餘章大者連遠證案數百人小
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旣到獄吏責如章
告不服則笞掠定之於是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
餘歲猶相告言大抵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詔獄
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又十有餘萬是可見當日刑
獄之濫也民之生于是時何不幸哉

兩帝捕盜法不同

漢武時酷吏盛行民輕犯法盜賊滋起大者至數千人
攻城邑掠庫兵帝使光祿大夫范昆九卿張德等衣繡
衣持節發兵斬首或至萬數並誅通行飲食者數年稍
得其渠率而散亡者又聚黨阻山川無可奈何乃作沉
命法盜起不發覺覺而勿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
吏皆死其後小吏懼誅雖有盜不敢發恐累府府亦使
不言故盜賊益多感光武帝建武十六年羣盜並起所
在殺長吏討之則解散去又屯結乃下令聽羣盜自相
糾摘五人斬一人者除其罪收守令長界內有盜賊及

棄城者皆不以爲罪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
罪之於是更相追捕並解散紀武同一捕盜也一則法愈
嚴而盜愈多一則法稍疎而盜易散此亦前事之師也

呂武不當並稱

母后臨朝肆其妬害世莫不以呂武並稱然非平情之
論也武后改朔易朝徧王諸武殺唐子孫幾盡甚至自
殺其子孫數人以縱淫慾其惡爲古今未有呂后則當
高帝臨危時問蕭相國後孰可代者是固以安國家爲
急也孝惠旣立政由母氏其所用曹參王陵陳平周勃
等無一非高帝注意安劉之人是惟恐孝惠之不能守
業非如武后以嫌忌而殺太子宏太子賢也后所生惟

孝惠及魯元公主其他皆諸姬子使孝惠而在則方與
孝惠圖治計長久觀於高祖欲廢太子時后迫留侯畫
策至跪謝周昌之廷諍則其母子間可知也迨孝惠旣
崩而所取後宮子立爲帝者又以怨懟而廢於是已之
子孫無在者則與其使諸姬子據權勢以凌呂氏不如
先張呂氏以久其權故孝惠時未嘗王諸呂王諸呂乃
在孝惠崩後此則后之私心短見蓋嫉妬者婦人之常
情也然其所最妬亦祇戚夫人母子以其先寵幸時幾
至於奪嫡故高帝崩後卽殺之此外諸姬子如文帝封
於代則聽其母薄太后隨之淮南王長無母依呂后以
成立則始終無恙齊悼惠王以孝惠庶兄失后意后怒

欲醜之已而悼惠獻城陽郡為魯元湯沐邑即復待之
如初其子朱虛侯章入侍宴請以軍法行酒斬諸呂逃
酒者一人后亦未嘗加罪也趙王友之幽死梁王恢之
自殺則皆以與妃呂氏不諧之故然趙王友妃呂產女
梁王妃亦諸呂女又少帝后及朱虛侯妻皆呂祿女呂
氏有女不以他適而必以配諸劉正見后之欲使劉呂
常相親以視武后之改周滅唐相去萬萬也即其以辟
陽侯為左丞相令監宮中亦以辟陽侯先嘗隨后在項
羽軍中同患難雖有所私而至是時其年已老正如人
家老僕可使令于閭闔間非必尚與之昵史記劉澤傳
太后尚有所幸張子卿

漢書作張卿

然如淳註謂奄人也則亦

非私褻之嬖以視武后之寵薛懷義張易之兄弟恬不
知耻者更相去萬萬也武后之禍惟後魏之文明馮后
及胡后約畧似之而世乃以呂武並稱豈公論哉

漢初妃后多出微賤

高祖薄姬先在魏豹宮漢擊虜豹姬入織室高祖納之
歲餘不得幸先是姬與管夫人趙子兒相約先貴者毋
相忘已而二人先幸相與笑姬初約時高祖問之以實
對高祖憐之乃召幸遂生男後為文帝尊薄姬為皇太
后武帝母王太后先嫁為金王孫婦后母臧兒卜此女
當大貴乃從金氏奪歸景帝時為太子后母以后納太
子宮生男景帝即位立為太子遂立王夫人為后太子

卽位是爲武帝尊王后爲皇太后武帝衛皇后本平陽
主家謳者名子夫帝過主家悅之遂進入宮後生男據
乃立子夫爲皇后據爲皇太子兩太后一皇后皆出自
微賤且多有夫者其後成帝時趙飛燕亦由陽阿主家
謳者得幸立爲皇后其妹亦進位昭儀

婚娶不論行輩

漢惠帝后張氏乃帝姊魯元公主之女則帝之女甥也
呂后欲爲重親遂以配帝立爲皇后是以甥爲妻也哀
帝后傅氏乃帝祖母傅太后從弟之女太后初爲元帝
昭儀生定陶共王王生哀帝入繼成帝故爲帝是哀帝乃傅太后之
孫而傅太后欲重親以姪女妻之則以外家諸姑爲妻

也漢時法制疎濶如此

皇子繫母姓

漢時皇子未封者多以母姓爲稱武帝子據立爲太子
以母衛氏遂稱衛太子太子之子進以母史良娣故稱
史皇孫後漢靈帝生子協靈帝母董太后自養之因號
曰董侯卽獻帝也亦有不用母姓而以所養之家爲姓
者獻帝兄辨養于史道人家號曰史侯又按滕公夏侯
嬰曾孫頗尙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
姓孫氏是主旣隨母姓子又隨母姓蓋當時習尙如此

漢公主不諱私夫

武帝姊館陶公主寡居寵董偃十餘年主欲使偃見帝

乃獻長門園地帝喜過主家主親引偃出偃奏館陶公主
主庖人偃昧死拜謁帝大歡樂呼爲主人翁東武帝女
鄂邑蓋公主寡居昭帝初立年八歲主以長姊入禁中
供養帝而主素私通丁外人帝與霍光聞之不絕主歡
詔外人侍長公主上官桀諂外人欲援列侯尙主例爲
外人求封侯燕王旦亦上書言陛下幸使丁外人侍公
主宜有爵號是時霍光秉政不許霍以帝女私幸之人
天子聞之不以爲怪親王大臣且爲上書乞封其時宮
庭淫逸之習固已毫無忌諱東方朔傳謂自董偃後公
主貴人多踰禮制蓋上行下效勢所必至也

漢諸王荒亂

燕王劉定與父康王姬姦生一子又奪弟妻爲姬并與
子女三人姦事發自殺衡山王孝與父侍婢姦趙太子
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亂爲江充所告梁王立與姑園
子姦江都王建父易王薨未葬卽召易王美人淖姬等
與姦又與女弟徵臣姦建又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
令宮人裸而據地與羝羊及狗交齊王終古使所愛奴
與妾八子姦及諸御婢姦或使白晝裸伏與犬馬交接
終古臨視之廣陵王胥子寶與胥姬左修姦事發棄市
竟漢史此漢諸王荒亂之故事也推原其始總由于分封
各案傳太早無師友輔導之益以至如此觀文帝八歲卽封代
王出居於代其他諸王可知故漢書傳贊引魯哀公之

言曰寡人生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知懼
因以明漢諸王率多驕淫失道蓋沉溺放恣之中居勢
使然也劉立姦事發訊治立對曰立少失父母處深宮
中獨與宦者婦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性質下愚輔
相亦不以仁義相輔遂至陷於大戮此雖畏罪自解之
辭實亦當時致弊之由也

上尊養牛

漢制大臣告老特詔留之者則賜養老之具以慰之如
平當乞骸骨詔賜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匡衡乞骸骨詔
賜上尊酒養牛張禹告病亦賜養牛上尊酒大官致餐
是也而其時大臣有罪當誅亦用此法賜死翟方進被

譴成帝賜冊曰今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其自審
處焉方進即日自殺上仍秘之贈丞相印綬乘輿秘器

更親臨弔

以上見各本傳

如淳註曰漢儀注有天文大變天下大

禍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車賜上尊酒十斛牛一
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
尚書以丞相不起聞蓋自文帝感賈生槃水加劍之言
優禮大臣不加顯戮後世遂制此法雖賜死而仍若以
病終者於是遂成故事其有不肯自殺願就獄對簿者
轉以爲違制拒命如王嘉爲丞相有詔詣廷尉掾吏泣
進藥嘉不肯服主簿曰丞相不對簿已爲故事宜自引
決嘉曰備位三公負國者當伏尸都市何爲咀藥死帝

十二史劄記 卷三
九
聞其詣廷尉遂大怒嘉歐血死嘉傳

兩漢多鳳凰

兩漢多鳳凰而最多者西漢則宣帝之世東漢則章帝之世本紀所載本始元年五月鳳凰集膠東千乘四年五月集北海安邱淳于地節二年夏鳳凰集魯郡羣鳥從之元康元年鳳凰集泰山二年三月鳳凰又集三年神爵數集雍又五色鳥萬數飛過屬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四年神爵五采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等處乃改元神爵神爵二年鳳凰集京師羣鳥從之者萬數四年鳳凰又集京師又集杜陵者十一五鳳三年鸞鳳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飛下地文章五采畱十餘刻甘露三

年鳳凰集新蔡羣鳥四面行列皆向鳳凰立以萬數此宣帝時事也元和二年鳳凰集肥城三年告岱宗有黃鸞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過宮屋五年詔曰乃者鳳凰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又詔鳳凰所見亭部無出今年租先見者賜帛十匹近者三匹此章帝時事也按宣帝當武帝用兵勞擾之後昭帝以來與民休息天下和樂章帝承明帝之吏治肅清太平日久故宜皆有此瑞然抑何鳳凰之多耶觀宣帝紀年以神爵五鳳黃龍等爲號章帝亦詔曰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似亦鳴其得意者得無二帝本喜符瑞而臣下遂附會其事耶按宣帝時黃霸守潁川潁

川鳳凰尤數見後霸入爲丞相會有鵲雀自京兆尹張敞舍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爵欲奏聞後知從敞舍來乃止當日所謂鳳凰者毋乃亦鵲雀之類耶又東漢桓帝時濟陰言有五色大鳥見于己氏靈帝時河南言鳳凰見新城以衰亂之朝而鳳凰猶見可知郡國所奏祥瑞皆未必得實也

漢多黃金

古時不以白金爲幣專用黃金而黃金甚多尉繚說秦王賂諸侯豪臣不過三十萬金而諸侯可盡漢高祖以四萬斤與陳平使爲楚反間不問其出入婁敬說帝都關中田肯說帝當以親子弟封齊卽各賜五百斤叔孫

通定朝儀亦賜五百斤呂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斤陳平交歡周勃用五百斤文帝卽位以大臣誅諸呂功賜周勃五千斤陳平灌嬰各二千斤劉章劉揭各千斤吳王濞反募能斬漢大將者賜五千斤列將三千斤裨將二千斤二千石一千斤梁孝王薨有四十萬斤武帝賜平陽公主千斤賜卜式四百斤衛青擊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軍受賜二十餘萬斤昌邑王賜故臣君卿千斤宣帝旣立賜霍光七千斤廣陵王五千斤諸王十五人各百斤賜孔霸二百斤賜黃霸百斤元帝賜段會宗甘延壽陳湯各百斤成帝賜王根五百斤王莽聘史氏女爲后用三萬斤賜孝單于千斤順單于五百斤莽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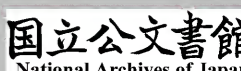
年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尙有六十匱黃門鈎盾尙
方處處各有數匱以上見本紀及各本傳可見古時黃金之多也後世
黃金日少金價亦日貴蓋由中土產金之地已發掘淨
盡而自佛教入中國後塑像塗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
窮鄉僻壤無不有佛寺卽無不用金塗以天下計之無
慮幾千萬萬此最為耗金之蠹加以風俗侈靡泥金寫
經貼金作榜積少成多日消月耗故老言黃金作器雖
變壞而金自在一至泥金塗金則不復還本此所以日
少一日也

先生或只稱一字

古時先生二字或稱先或稱生史記鼂錯傳錯初學於
張恢先所漢書則云初學於張恢生所一稱先一稱生
顏註云皆先生也又鼂錯傳校尉鄧公諸公皆稱為鄧
先顏註亦曰鄧先生也貢禹傳禹以老乞骸骨元帝詔
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註生謂先生也
梅福上書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亦註先謂先生也
是古時先生或稱先或稱生不必二字並稱

漢外戚輔政

漢自呂后王諸呂使產祿掌兵幾致奪國故諸大臣以
薄太后家仁善遂立文帝固有鑒于外戚之禍矣乃武
帝又以祖母竇太后弟子竇嬰為丞相母王太后之同
母弟田蚡亦為丞相已而衛后弟青為大司馬大將軍



后姊子霍去病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於是外戚又日以寵貴其後去病之弟光遂以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政自此大司馬兼將軍一官遂永爲外戚輔政之職宣帝祖母史良娣死巫蠱之禍帝乃以良娣弟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又許后爲霍氏毒死乃以后叔父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然武宣二帝皆英斷不假以權故劉向謂正所以安全之也元帝又以延壽子嘉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嘉女爲成帝后成帝又以嘉輔政後又以母王太后弟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輔政鳳卒從弟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音卒又以其弟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根薦兄子莽自代會成

帝崩哀帝卽位莽避帝外家退就園哀帝以祖母傅太后從弟喜爲大司馬輔政尋罷又以母丁太后兄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然帝亦不假以權不如王氏在成帝時也哀帝崩成帝母王太后仍詔莽爲大司馬立平帝莽輔政遂以篡漢

兩漢外戚之禍

兩漢以外戚輔政國家旣受其禍而外戚之受禍亦莫如兩漢者崔駰疏言漢興以後至於哀平外家二十餘保全者四家而已章懷註謂高帝呂后產祿謀反誅惠帝張后廢文帝母薄太后弟昭被殺文帝竇后弟子嬰誅景帝薄后武帝陳后俱廢武帝衛后自殺昭帝母趙

太后賜死昭帝上官后家族誅宣帝祖母史良娣以巫
蠱死宣帝母王夫人弟子商下獄死霍后廢家亦破元
帝王后弟子莽篡位伏誅成帝許后賜死趙后廢自殺
哀帝祖母傅太后家屬徙合浦平帝母衛姬家屬誅其
四家者景帝王后宣帝許后王后哀帝母丁姬家皆保
全也按章懷此註亦有誤史良娣死時衛太子未為帝史氏並未以外戚干政
致禍也惟哀帝后傅氏帝崩後為王莽所廢自殺此當在刪所言二十餘
年東漢后家惟光武郭后陰后家皆無禍郭后雖廢帝
待郭后恩禮無替明帝卽位待陰郭二家亦均明帝馬
后戒飭外家以王氏五侯及田蚡竇嬰為戒故馬廖兄
弟雖封侯而退居私第迄無禍敗章帝竇后其兄憲以
謀不軌誅和帝陰后被廢其父綱自殺家屬徙日南鄧

后終身稱制亦約束外家兄騰等忠謹無過然后崩後
騰等俱被讒死一門七人皆死非其罪安帝閹后兄顯
及弟景耀晏俱以謀立外藩誅后亦遷離宮順帝梁后
兄冀以弒逆誅桓帝梁后以憂死鄧后被廢從父萬世
從兄會皆下獄死竇后以父武謀誅宦官為宦官所害
后亦遷南宮靈帝母董后兄子重為何進所收自殺靈
帝宋后廢以憂死父兄皆誅何后兄進謀誅宦官亦為
宦官所害后又為董卓所弒獻帝伏后為曹操所弒曹
后隨帝廢為山陽公夫人計東京后族亦祇陰郭馬三
家保全其餘皆無不敗者推原禍本總由於柄用輔政
故權重而禍亦隨之西漢武宣諸帝東漢光武明章諸

十一身各言 卷三
帝皆無外戚之禍由於不假以權也成帝柔仁專任王氏而國祚遂移東漢多女主臨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弟以寄腹心於是權勢太盛不肖者輒縱恣不軌其賢者亦爲衆忌所歸遂至覆轍相尋國家俱倣此國運使然也至伏后之死不關母家輔政然猶爲曹操所忌外戚之危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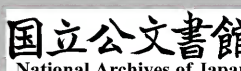
兩漢喪服無定制

漢文帝臨崩詔曰令到吏民三日釋服按天子之喪吏民尙齊衰三月今易以三日故後世謂之以日易月然此專指吏民而言未嘗槩之於臣子也詔又曰殿中當臨者旦夕各十五舉音以下則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

四日織七日已下者下棺已葬也自始崩至葬皆衰旣葬則大功小功及織以次而殺也劉攽謂漢諸帝自崩至葬皆有百餘日未葬則服不除旣葬又有大功小功及織以次而殺是文帝雖有短喪之詔其實臣子尙有未葬以前之服卽旣葬後大功小功織亦有三十六日初非二十七日也且此專指國喪而言非令天下臣民凡父母之喪皆以日易月也乃自有此制大臣不行三年喪遂爲成例翟方進爲丞相後母死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直至東漢安帝時鄧太后臨朝始詔長吏不爲親行服者不得選舉而議者猶謂牧守不應同此制劉愷獨以爲刺史一州

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若不以身率先是濁其源而欲
流之清也韓於是牧守皆行服鄧后崩安帝又改制仍
不聽行喪桓帝時又令刺史二千石行喪未幾又斷之
統計兩漢臣僚罕有為父母服三年者蓋因習俗相沿
已成故事也然雖成故事而朝廷本未有不許行喪之
令故行不行仍聽人自便西漢河間王良喪太后服三
年哀帝特詔以為宗室儀表益封萬戶韓東漢濟北王
次守喪梁太后詔曰王諒闇以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
憂未之間也韓薛宣後母死弟修去官持服宣以為三
年喪人罕行之兄弟自相駁修遂竟服兄弟一也而一
服一不服可見朝廷本無定制也鄧衍不服父喪明帝

聞之雖薄其為人然本無服喪定例故亦不能以此罪
之其臣下丁憂自願持服者則上書自陳有聽者有不
聽者亦有暫聽而朝廷為之起復者如太尉趙憙遭母
憂乞身行喪明帝不許遣使者為釋服壽太僕鄧彪遭
母憂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壽桓郁遭母憂乞身詔
以侍中行服桓焉以母憂乞身詔以大夫行服踰年詔
賜牛酒釋服壽霍諝為金城太守崔寔為遼東太守俱
以母憂自上歸行喪服壽蓋本無必當行喪之制故欲
行喪者皆須自乞亦無不許行喪之制故乞身者亦多
得請也惟其無定制聽人自為輕重於是徇名義者寧
過無不及如江華遭母憂三年服竟猶不忍除郡守遣



丞掾爲除服葛東海王臻喪母服闋又追念喪父時幼
小哀禮有闕乃重行喪制臻袁紹母死去官三年禮畢
追感幼孤又行父喪紹甚至有如傅毅荀爽桓鸞爲舉
主服喪三年李恂桓典王允爲郡將服喪三年崔寔以
期喪去官侯苞馮胄以師喪持服可見兩漢喪服本無
定制故轉以此立名青州民趙宣葬親而不閉窆陳蕃居
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里稱其孝然五子皆服中生傳
又可知狗名者之未必出于眞也

長官喪服

兩漢父母之喪無定制而魏晉以後長官之喪轉有定
制蓋自漢制三公得自置吏刺史得置從事二千石得

辟功曹掾吏不由尙書選授爲所辟置者卽同家臣故
有君臣之誼其後相沿凡屬吏之於長官皆如之晉書
向雄傳雄爲主簿時爲太守劉毅所答又吳奮爲太守
亦繫雄於獄後雄爲黃門侍郎而奮毅俱爲侍中同在
門下不交一言武帝聞之特詔雄復修君臣之好可見
是時長官屬吏有君臣分誼雖帝王不禁也既有君臣
之禮遂有持服之制晉書丁潭爲琅邪王哀郎中令哀
薨潭上書求終喪禮曰今制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旣葬
而除今國無嗣子喪廷乏主臣宜終喪詔下博議令旣
葬除服心喪三年桓桓溫卒服終府州文武咸辭去桓
齊書皇太子妃薨宮臣未知應服與否王儉議宮僚本

屬臣隸存既盡敬亡自應服褚淵由司徒改司空未拜而卒司空掾屬疑應服與否王儉議依婦在途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之禮其司徒掾屬宜居官持服魏書公孫邃為青州刺史卒佐吏疑所服孝文帝詔曰專古也理與今違專今也大乖曩義主簿云近代相承服斬過葬而除自餘無服如此則太寥落可準諸境內為齊衰三月魏書是晉以後屬吏為長官持服并有定制非如漢時之自以意為之也

王莽之敗

漢祚中衰元后長壽王莽藉其勢以輔政援立幼弱手握大權詭托周公輔成王由安漢公而宰衡而居攝而

卽真權勢所劫始則頌功德者八千餘人繼則諸王公侯議加九錫者九百二人又吏民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雖宗室有安衆侯劉崇徐鄉侯劉快等臣僚有東郡太守翟義期門郎張充等先後起兵匡復皆旋即敗滅其威力所劫亦已遍天下靡然從風使能逆取順守沛大澤以結人心則天下雖未忘前朝而亦且安于新政未必更有發大難之端起而相抗者其敗也一出收天下田名曰王田禁之不得買賣一夫田過一井者分與里族敢有非議者投四裔又禁積五銖錢犯者亦投四裔于是農商皆失業以賣田積錢坐罪者不可勝數繼又設六筭之令令州縣酤酒賣鹽

鑄造鐵器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此召怨于中國也莽自以爲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惟西方未廓乃遣人誘西羌獻地置西海郡而西羌以失地遂叛又改蠻夷諸王皆爲侯使人授單于新印收故漢印改璽爲章單于欲得故印使者椎破之單于大怒遂寇邊句町王亦以改王爲侯而叛此召怨于外夷也又以匈奴之叛遣十二將出討之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兵三十萬又擿鑄錢隣伍坐罪者男子檻車兒女步行鐵鎖環當其頸詣軍前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州縣饋運糧餉自江海至北邊兵先到者屯駐候到畢同出於是將吏在邊者縱恣爲害五原代郡尤被其毒

漢書匈奴傳北邊自宣帝

以來不見烽火人民繁盛牛馬蔽野及莽擾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亡死相繼又十二部兵屯久不出肆行侵暴于是野多暴骨

其討句町者

士卒死什之五六此又因用兵而病民使外夷與中國胥怨者也於是四海沸騰寇盜蠱起更始赤眉光武因得以劉宗號召天下人但知莽之敗由于人心思漢而不知人心之所以思漢實莽之激而成之也當其始也詭激立名以濟其闇干之計似亦姦雄之所爲及僭逆已成不知所以撫御方謂天下盡可欺而肆其毒痛結怨中外土崩瓦解猶不以爲虞但銳意于稽古之事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乃日夜講求制禮作樂附會六經之說不復省政事制作未畢而身已爲戮矣此其識真三尺童子之不若語云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若莽者其

詐也愚而已矣

王莽時起兵者皆稱漢後

漢自高惠以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深仁厚澤被於人者
 深卽元成哀三帝稍劣亦絕無虐民之政祇以運祚中
 衰國統頻絕故王莽得乘便竊位班彪所謂危自上起
 傷不及下故雖時代改易而民心未去加以莽政愈虐
 則思漢之心益堅王常曰莽政令苛酷失天下心民之
 謳吟思漢非一日也常傳鄭興說更始曰天下同苦王氏
 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興傳馮衍說廉丹曰海內淆亂人
 懷漢德甚於詩人之思召公也衍傳馮異說光武曰天下
 同苦王氏思漢久矣異傳歷觀諸說可見當日之民心也

故羣雄之起兵者無不以劉氏舉號劉聖公在平林羣
 盜中爲安集掾軍雖衆而無所統一諸將以聖公本漢
 裔遂立爲天子建元曰更始更始初都洛陽將大封功
 臣朱鮪以爲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是諸將初起事卽守
 漢祖法也鮪傳赤眉樊崇起兵已屢勝聞更始立卽往洛
 陽降後仍亡歸因齊巫言城陽景王云當爲縣官何故
 作賊遂奉劉盆子爲帝劉盆子傳平林人方望謂弓林等曰莽
 篡奪而孺子嬰尙在今皆云劉氏當更受命嬰故漢主
 也乃求得嬰立之武傳卜者王郎僞稱成帝子子輿有趙
 王子林欲立之會赤眉將至林乃宣言赤眉來當立子
 輿爲帝以觀衆心百姓果信之遂立郎於邯鄲於是趙

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王郎傳盧芳因人心思漢乃
 詭自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謂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
 之姊為武帝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亂小子回卿流出在
 外再傳生文伯以此誑惑人諸豪傑以其為劉氏子孫
 遂立為上將軍使人與匈奴通和匈奴即立芳為帝而
 是時五原人李興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等各自起
 兵者聞芳係漢後即迎入塞奉之藪劉永亦漢後更始
 封為梁王更始敗永據睢陽起兵遣使拜董憲張步為
 王憲步本特起不借劉氏為號者以永係漢後遂受其
 爵命為之盡力永及張步等傳公孫述雖自帝於蜀然其先亦借
 輔漢起事時宗成王岑皆以應漢為將軍述在成都迎

之而成等暴掠述乃謂少年曰天下同苦新室思漢故
 聞漢將到即迎之今反肆虐此寇賊非義兵也乃使人
 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益州牧印綬遂
 擊破成等自立為蜀王尋稱帝述傳隗囂後雖割據天水
 諸郡然初起時亦思奉漢因王莽尚在長安隔更始不
 得通即立高帝廟稱臣奉祠葬死更始至長安囂即入
 謁見更始政亂遂逃歸後又受光武將鄧禹所封官號
 并遣子入侍末年惑于王元之說始懷貳志囂傳歷觀諸
 起事者非自稱劉氏子孫即以輔漢為名可見是時人
 心思漢舉天下不謀而同是以光武得天下之易起兵
 不三年遂登帝位古未有如此之速者因民心之所願

故易為力也

王莽自殺子孫

王莽妻生四子宇獲安臨其名也哀帝時莽退就國獲殺奴莽切責獲迫令自殺及平帝立莽秉政慮帝母衛姬及舅衛寶衛元入朝撓已權遂建議奉大宗者不顧私親但封以爵號而不許入京師莽子宇心竊非之乃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竊議章以莽不可諫而好鬼神當為變怪懼之宇即使寬夜持血洒莽門為門吏所發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懷子繫獄俟產後亦殺之此未居攝以前托大義滅親之說以立名也僭位後以安有疾立臨為太子而莽妻以數哭子失明莽使臨侍養

妻侍兒原碧者舊為莽所幸至是臨又通焉懼事泄謀殺莽適以事貶出外第而莽妻病臨寄書於母為莽所見中有怨望語莽疑之收原碧考問具得謀逆狀莽欲秘之乃殺考問者而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并其妻亦自殺是月安亦病死已而莽孫宗自畫容貌服天子衣冠刻三印其母舅呂寬家徙合浦宗又私與通書事發宗亦自殺又其兄子光少孤莽舊嘗敬事寡嫂撫光以立名莽僭位後光私囑執金吾竇況為之殺人莽聞之大怒切責光光母謂光曰汝自視孰與長孫仲孫學遂母子俱自殺是莽三子一孫一從子皆為莽所殺其意但貪帝王之尊并無骨肉之愛也

王莽引經義以文其奸

王莽僭竊動引經義以文其奸居攝時使羣臣奏曰周成王幼小不能修文武之烈周公攝政則周道成不攝則恐失墜天命故君奭篇曰我嗣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邇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棗謙乃亡隊命此言周公服天子袞冕南面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不知其意故不悅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也又康誥篇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平帝疾莽又作策請於泰畤戴璧秉珪願以身代藏策金匱置於前殿敕諸公勿言又以

漢高廟爲文祖廟取虞書受終文祖之意此皆援尚書以行事也又引禮記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天子負斧展南面而立此言周公踐天子位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莽又欲定封建之制引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於是封爵高者爲侯伯次爲子男此引禮記孝經以文其奸也又引孔子作春秋至於哀公十四年而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之十四也謂哀帝六年平帝五年至莽居攝三年共年十四此引春秋以文其奸也其侮聖言以濟其私也如此

廿二史劄記卷四

陽湖 趙翼 雲崧

後漢書編次訂正

光武紀開首卽稱光武至卽位後稱帝此仿班書高祖紀初稱高祖繼稱沛公稱漢王卽位稱帝之例也惟光武曾封蕭王此紀乃省却稱蕭王一節稍不同耳列傳例皆稱名獨光武兄續則書其字伯升此亦本班書王莽傳內已稱伯升故也至其編次卷帙如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外戚等傳旣各以類相從矣其他列傳自應以時代之先後分別編次乃范書又有不拘時代而各就其人之生平以類相從者此亦本

之史記如老子與韓非同傳屈原與賈誼同傳魯仲連與鄒陽同傳但以類相從不拘時代漢書黃霸爲丞相朱邑爲大司農而皆入循吏傳以其長於治郡也夏侯勝治尚書京房治易宜入儒林傳而另爲列傳與睦宏等同卷以其皆精於占驗也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或國初人或中葉末造人而列爲一卷以其皆利口也後漢書亦彷彿此例如卓茂本在雲臺圖像內乃與魯恭魏霸劉寬等同卷以其皆以治行著也郭伋杜詩孔奮張堪廉范皆國初人王堂蘇章皆安帝時人羊續賈琮陸康皆桓靈時人而同爲一卷亦以其治行卓著也張純國初人鄭康成漢末人而亦同卷以其深于經學也張

宗法雄國初人度尙楊璇漢末人而亦同卷以其皆爲郡守能討賊也王充國初人王符仲長統漢末人而亦同卷以其皆著書恬於榮利也鄧彪張禹徐防胡廣等同卷以其皆和光取容人品相似也袁安張輔韓陵周榮郭躬陳寵等同卷以其皆明於法律決獄平允也班超梁慳同卷以其立功絕域也楊終李法翟酺應奉同卷以其文學也杜根劉陶李雲同卷以其皆仗節能直諫也樊宏樊謙樊準陰識陰興陰就同卷以其皆外戚而有功績可紀故不入外戚而仍列一卷也蘇竟楊厚郎顛襄楷同卷以其皆明于天文能以之規切時政也周燮黃憲徐穉姜肱申屠蟠同卷以其皆高士也此編

次之用意也至崔寔傳載其政論一篇桓譚傳載其陳
時政一疏馮衍傳載其說廉丹一書說鮑宣一書王符
傳載其潛夫論中五篇仲長統傳載其樂志論及昌言
中二篇張衡傳載其客問一篇上疏陳事一篇請禁圖
讖一篇蔡邕傳載其釋誨一篇條陳所宜行者七事皆
以有關於時政也至如崔駰傳載崔篆慰志賦一篇駰
達旨一篇班固傳載其兩都賦明堂璧雍詩及典引篇
杜篤傳載其論都賦傅毅傳載其廸志詩崔琦傳載其
外戚箴趙壹傳載其窮鳥賦劉梁傳載其和同論邊讓
傳載其章華賦皆以其文學優贍詞采壯麗也郎顛傳
載占驗七事郭太傳載其遺事九條此又畧彷彿史紀篇

鵲等傳體儒林傳五經各先載班書所記之源流而後
以東漢習經者著爲傳尤見各有師法卓茂傳敘當時
與茂俱不仕莽者孔休蔡勲劉宣龔勝鮑宣等五人來
歷傳敘同諫廢太子者祓諷劉禕薛皓閻邱宏陳光趙
代施延朱伥第五頡曹成李尤張敬龔調孔顯徐崇樂
闡鄭安世等十七人此等旣不能各立一傳而其事可
傳又不忍沒其姓氏故立一人傳而同事者用類敘法
盡附見于此一人傳內亦見其簡而該也又尙詳簡得
宜而無複出叠見之弊者吳漢傳敘其破公孫述之功
則述傳不復詳載耿弇傳敘其破降張步之功則步傳
亦不復詳載宦者孫程以張防誣搆虞詡上殿力爭事

見詡傳則程傳不復載張儉奏劾中常侍侯覽籍沒其家事見覽傳則儉傳不復載儉避難投孔褒褒弟融藏之後事泄褒兄弟爭相死事見融傳則儉傳不復載張讓矯殺何進事見進傳則讓傳不復載劉虞以十萬衆攻公孫瓚事見虞傳則瓚傳不復載袁紹盡誅宦官二千餘人無少長皆死事見何進傳則紹傳不復載此更可見其悉心核訂以避繁複也又其論和熹后終身稱制之非而后崩後則朝政日亂以見后之能理國論隗囂謂其晚節失計不肯臣漢而能得人死力則亦必有過人者論李通雖爲光武佐命而其初信讖記之言起兵致其父及家族皆爲王莽所誅亦不可謂智此皆立論持平褒貶允當足見蔚宗之有學有識未可徒以才士目之也

後漢書間有疎漏處

光武本紀建武十六年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擊所在殺害長吏討之則解散去又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乃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摘五人斬一人者除其罪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及棄城者皆不以爲罪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罪之於是更相追捕並解散按是時天下初定民方去亂離而就安平豈肯又生變亂此必有激成其禍者而本紀全不著其根由但上文有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

十二身各言 卷四
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則是時民變蓋因度田起釁也按劉隆傳天下戶口墾田多不以實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建武十五年有詔覈檢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帝見陳留吏牘有云潁州宏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怒不得其故時明帝年十二在側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帝更詰吏吏對果如明帝所言于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守令等十餘人皆死據此則十六年之民變必因十五年之檢覈戶口田畝不均而起釁也其解散亦必非令盜賊自相捕斬遂能淨盡蓋因守令皆以檢覈不實坐死遣謁者爲更正然後解散耳而范書畧不見起滅之

由

光武紀書帝崩年六十二然紀又書帝起兵時年二十八下有更始元年破王尋王邑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二年誅王郎更始拜帝爲蕭王明年六月始卽位改元建武是帝年已三十一矣建武凡三十二年又加以中元二年始崩則應是六十四歲本紀所云六十二殊不

符也

按前漢書漢王四年幸薄姬生文帝年八歲立爲代王十七年入爲帝則應是二十五歲而臣瓚註謂文帝二十三卽位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

是文帝年歲亦不符

安帝以延光元年三月崩閹后立北鄉侯懿卽位是年十月薨計北鄉侯在帝位已閱八月應有本紀乃范書無之蓋以未逾年未改元故耳然殤帝在位僅一年冲

帝在位并只半年皆爲立紀此不應獨缺也

班書王莽傳長安士民攻莽三日死獨未央宮燒其餘仍案堵如故及赤眉至遂燒長安宮室至市里又外戚傳莽女爲平帝后帝崩莽篡位號后爲黃皇室主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投火中死范書更始傳王莽敗惟未央宮被焚其餘宮殿一無所毀更始至居長樂宮董卓傳亦言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惟有高廟及京兆府舍是未央宮當莽死時已被焚赤眉之亂則長安爲墟并不特未央宮無存而已乃獻帝紀董卓劫帝西遷車駕至長安幸未央宮董卓傳亦云帝之長安移于未央宮尋帝以病愈大會諸臣于未央宮此宮已

被焚于王莽之敗何以獻帝西遷又有未央以駐蹕耶按順帝紀永和元年帝西巡幸未央宮想王莽時被焚之後東漢諸帝又曾修葺也然范書不經見而先則被焚後則駐蹕殊不明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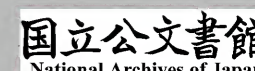
皇后紀董卓弑宏農王其妃唐姬歸鄉里及李傕郭汜破長安遣兵抄畧關東掠得姬傕欲妻之固不聽而終不自名賈詡知之以告獻帝帝乃下詔迎姬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爲宏農王妃初平元年二月葬宏農王於故常侍趙忠成壙中此文殊不明晰卓以初平元年正月弑宏農王二月卽遷都長安而葬宏農王亦以是月蓋將遷時草草瘞之也傕汜之亂則在初平三年其掠

得姬而獻帝迎還冊拜自是在長安時事而敘于葬宏
農王之前已屬倒置而又曰置園中所謂園者安在耶
漢時凡諸王葬處曰園陵其姬妾守園陵者曰某園貴
人桓帝尊孝崇王夫人曰孝崇園貴人靈帝尊孝仁皇妃曰慎園貴人今宏農王妃所居之園即宏
農王葬處耶則是時妃在長安而葬處在洛陽時方擾
亂不能送往也或即宮內之園以居之耶

吳漢傳漢伐公孫述去成都二十里阻江北為營造浮
橋使副將劉尚屯于江南相去二十里帝聞之大怒詔
曰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必敗矣以其與
尚相隔二十里不及相救援也後漢引還廣都留劉尚
拒述以狀奏上帝曰公還廣都甚合其宜述必不敢畧

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赴之適當其
危破述必矣按先以相距二十里謂不足相及今又云
五十里赴救正可破賊語似矛盾蓋漢先營江北尚營
江南恐述斷浮橋則彼此不能相救耳而傳未分別言
之

史傳敘事皆書名未有以字行文者范書惟光武兄續
字伯升凡紀傳皆書其字蓋帝之親兄舂陵首事其功
最大且班書王莽傳內已書伯升故范書仍之也乃范
式張劭合傳前半篇敘劭事則稱元伯敘式事則稱巨
卿皆其字也殊非史體蓋本當時人為張范作合傳蔚
宗即抄入史不復改訂耳



三國魏志有方技傳備載華陀管輅等而道士于吉尤有異術據江表傳謂吉制符水治病吳人爭事之孫策在城樓會諸將吉適過諸將爭下樓迎拜策怒令收之諸將咸爲之請策曰此子妖妄惑衆昔張津在交州常着絳帕頭燒香讀道書卒爲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遂斬之搜神記謂策殺吉後偶出行爲許貢客射傷歸治瘡嘗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惡之後照鏡忽見吉在鏡中因大叫瘡裂而死是吉乃漢末一技術之士陳壽吳志不爲立傳蓋以魏志有方技一門吳志不立方技故遺之也蔚宗作後漢書旣以華陀入方技矣于吉在順帝時已有琅琊人宮崇者以吉所得神

書上之則其人與華陀同時而年壽在陀之前蔚宗旣傳陀何以不傳吉耶按范書襄楷傳順帝時宮崇上其師于吉所得神書一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宗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其書妖妄不經乃收藏之蔚宗或以于吉名已見于楷傳故不復有傳耳

漢帝多自作詔

兩漢詔命皆由尚書出故比之于北斗謂天之喉舌也後漢書周榮傳榮子典有文學尚書陳忠疏薦典曰尚書出納帝命臣等旣愚闇而諸郎多俗吏每作詔文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由則詞多鄙固請以典爲

尚書郎又宦官曹節欲害竇武擁靈帝上殿召尚書官屬至脅以白刃使作詔版此可見詔命皆由尚書郎所撰也漢詔最可觀至今猶誦述蓋皆簡才學士充郎署之選而如陳忠所云則亦有拙于爲文及輾轉倩人者可知代言之職綦重矣然亦有天子自作者武帝以淮南王安工文詞每賜安書輒令司馬相如等視草是帝先具草而使詞臣討論潤色也哀帝策董賢爲大司馬有允執其中之語蕭咸謂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莫不心懼此必非代言者所敢作也光武詔司徒鄧禹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宜以時進討立陰賈人爲后詔曰貴人鄉里良家歸自微賤自我不見于今三

年宜奉宗廟爲天下母又帝疑侯霸薦士有私賜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耶將殺身成仁耶此等文詞亦必非臣下所代作者明帝登極詔曰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本引公羊傳之詞

實賴有德左右

小子章帝詔亦有云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按二帝方在位而詔云上無天子人臣代草敢爲此語耶不特此也明德馬皇后答章帝請封外家詔曰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欲以身率下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飭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鞵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又飭章帝曰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此等語無

論非人所能代且馬后並未稱制尚書乃帝之近臣豈有答帝詔而即令帝之近臣代作者后本好學能文此詔亦必自作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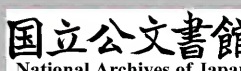
光武信讖書

讖緯起于西漢之末張衡著論曰漢以來並無讖書劉向父子領校秘書尚無讖錄則知起于哀平之際也

路溫舒傳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為漢厄三七之期乃上封事以預戒溫舒係昭帝時人則又在哀平之前按樊英傳有河洛

七緯章懷註曰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遁卦驗是類謀辨終篇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汜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斗圖徵也孝經緯

接神契鈎命决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鈎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蓀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包說題辭也此等本屬不經然是時實有徵驗不爽者楊春卿善圖讖臨死戒其子統曰吾緜表中有祖傳秘記為漢家用傳哀帝建平中有方士夏賀良上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授命故改號曰太初元將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其後果篡于王莽而光武中興漢書李尋傳成帝時有甘忠可者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當再受命以其術授夏賀良等劉向奏其妖妄甘忠可下獄死賀良等又私相傳授又光武微時與鄧晨在宛有蔡少公者學讖云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耶劉歆以讖文欲應之故改名秀光武戲曰安知非僕晨西門君惠曰劉氏當復興國師姓名



是也傳李通素開其父說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故
通與光武深相結讖其後破王郎降銅馬群臣方勸進
適有舊同學彊華者自長安奉赤伏符來曰劉秀發兵
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在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群臣以為
受命之符乃即位于鄴南是讖記所說實於光武有徵
故光武尤篤信其術甚至用人行政亦以讖書從事方
議選大司空赤伏符有曰王梁主衛作元武帝以野王
縣本衛地之所徙元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官也王梁
本安陽人各姓地名俱合遂拜梁為大司空梁傳又以讖
文有孫咸征狄之語乃以平狄將軍孫咸為大司馬蘇丹傳
東觀漢記此據讖書以用人也因河圖有赤九會昌之文光武

於高祖為第九世故其祀太廟至元帝而止成哀平三
帝則祭于長安本紀會議靈臺處所眾議不定光武曰吾
以讖決之此據讖書以立政也且廷臣中有信讖者則
登用之賈逵欲尊左氏傳乃奏曰五經皆無證圖讖以
劉氏為堯後者惟左氏有明文左傳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
龍范氏其後也范歸晉後其處者皆
為劉氏由是左氏傳遂得選高才生習讖其不信讖者則貶
黜隨之帝以尹敏博學使校圖讖令蠲去崔發為王莽
著錄者敏曰讖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恐疑誤
後生帝不聽敏乃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
召敏詰之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故學為之耳帝深
非之讖桓譚對帝言臣不讀讖書且極論讖書之非經

帝大怒以為非聖無法欲斬之譚帝又語鄭興欲以讖

斷郊祀興曰臣不學讖帝怒曰卿非之耶興詭詞對曰

臣于書有所不學而無所非也興數言政事帝以其不

善讖終不任用興傳是光武之信讖書幾等于聖經賢傳

不敢有一字致疑矣獨是王莽公孫述亦矯用符命莽以

獻金匱圖有王尋姓名故使尋將兵討昆陽迄於敗滅莽又以劉伯升起兵乃說

符命引易曰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以為莽者御名也升者伯升也高陵者

高陵侯翟義也義先起兵被殺謂義與伯升伏戎於新皇帝之世終滅不興也又按

金匱輔臣皆封拜有王興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兒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

人而二人容貌應下相遂登用之以示神焉公孫述亦引讖記謂孔子作春秋為赤

制而斷十二公明漢至平帝十二世而絕一姓不得再興也又引籙運法曰廢昌帝

立公孫括地象曰帝光武與述書曰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

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耶王莽足效乎則光武亦

明知讖書之不足信矣何以明知之而又深好之豈以

莽述之讖書多偽而光武所得者獨真耶同時有新城

蠻賊張滿反祭天地自云當王為祭遵所擒乃嘆曰讖

文誤我遂斬之譚又真定王劉揚造作讖記云赤九之

後癭揚為主揚病癭欲以惑眾為耿純所誅純傳是當時

所謂圖讖者自夏賀良等實有占驗外其餘類多穿鑿

附會以惑世而長亂乃人主既信之而士大夫亦多有

留意其術者朱浮自言臣幸得與講圖讖譚蘇竟與劉

龔書曰孔子秘經為漢赤制元包幽室文隱事明火德

承堯雖昧必亮嘉鄭康成戒子亦自言睹秘書緯術之

奧傳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范蔚宗曰世主

以此論學悲哉

光武多免奴婢

光武時彭寵反其蒼頭子密殺寵降光武已封爲不義侯矣其他加恩於奴婢者更史不勝書建武三年詔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者論如律六年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爲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爲庶人七年詔吏人遭饑爲青徐賊所畧爲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者以賣人法從事十一年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又詔敢熏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爲民又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十二年詔隴蜀民被掠爲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報一切免爲庶民十三年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掠爲

奴婢者皆免爲庶人或依托人爲下妻欲去者恣聽之敢有拘留者以畧人法從事十四年詔益涼二州八年以來奴婢自訟在官一切免爲民賣者無還直此皆見於本紀者主藉奴婢以供使令奴婢亦藉主以資生養固王法所不禁而光武獨爲之偏護豈以當時富家巨室虐使臧獲之風過甚故屢降詔以懲其弊耶按班書王莽傳謂貧富不均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闡制於臣民專斷其命姦人因緣爲利至畧賣人妻子逆天心諱人倫云云是莽時奴婢之受害實甚其後兵亂時良民又多被掠爲奴婢光武初在民間親見之故曲爲矜護也

東漢功臣多近儒

西漢開國功臣多出於亡命無賴至東漢中興則諸將帥皆有儒者氣象亦一時風會不同也光武少時往長安受尚書通大義及爲帝每朝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故樊準謂帝雖東征西戰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是帝本好學問非同漢高之儒冠置溺也而諸將之應運而興者亦皆多近於儒如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早與光武同游學相親附其後佐定天下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爲後世法

禹寇恂性好學守潁州時修學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

春秋者親受學焉恂馮異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

法異賈復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生竒之曰賈君

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後佐定天下知

帝欲偃武修文不欲武臣典兵乃與鄧禹去甲兵敦儒

學帝遂罷左右將軍使以列侯就第復闔門養威重復

耿弇父况以明經爲郎學老子於安邱先生弇亦少好

學習父業弇祭遵少好經書及爲將取士必用儒術對

酒設樂常雅歌投壺遵李忠少爲郎獨以好禮修整稱

後爲丹陽太守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

中嚮慕之忠朱祐初學長安光武往候之祐不時見先

升舍講畢乃見後以功臣封鬲侯帝幸其第笑曰主人

得無舍我講乎祐郭涼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畧涼竇

融疏言臣子年十五教以經藝不得觀天文讖記融他傳如王霸耿純劉隆景丹皆少時游學長安見各本傳是光武諸功臣大半多習儒術與光武意氣相孚合蓋一時之興其君與臣本皆一氣所鍾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謂有是君即有是臣也

東漢四親廟別祭

建武十九年追尊孝宣帝為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其春陵節侯以下四世祠章陵即春陵鄉改名章陵註引漢官儀曰光武雖自高祖而下為第十二帝而世次則與成帝為兄弟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為祖父皆不可為之後上數至元帝始於光武為諸父故

上繼元帝而為九代以此計之宣帝實為曾祖故追尊及祀之按此議發于張純純奏光武曰陛下事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元帝以來宗廟祠高皇帝為受命祖孝文帝為太宗孝武帝為世宗今宜皆如舊制別立四親廟推南頓君以上盡於春陵侯蓋之高曾祖父也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祫禘高廟昭穆陳序而春陵侯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廟尊不合禮意昔高皇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立廟獨群臣侍祠今宜除四親廟詔下公卿議大司徒戴涉等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帝元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

皇考廟其祭上自春陵皆群臣奉祠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故元帝以上祭于洛陽高廟成帝以下祠于長安高廟其南頓君以上祭于章陵此漢儒泥于大宗不顧私親之說而定此制也究而論之光武以宗室崛起中興受命少時並未奉詔入為帝嗣與哀帝之入繼成帝不同則有天下後但立高祖太宗世宗中宗為不祧之廟其下即祀春陵四世為親廟自協情理之正乃必奉西京諸帝為大宗而輩行又不可為成哀平三帝之後則又舍此三帝而尊宣元為祖父終覺窒碍不可通也

明臣欲世宗合武宗而繼孝宗即本此制

惟祫祭合食則春陵四世序入昭穆不能

極自應追尊南頓君而祀春陵以下以天子之禮正合於周家上祀祖紺至后稷之義祖紺等為先公而居文王武王之上亦未嘗不以卑臨尊也

東漢諸帝多不永年

國家當氣運隆盛時人主大抵長壽其生子亦必早且多獨東漢則不然光武帝年六十二明帝年四十八章帝年三十三和帝年二十七殤帝二歲安帝年三十二順帝年三十沖帝三歲質帝九歲桓帝年三十六靈帝年三十四皇子辨即位年十七是年即為董卓所弑惟獻帝禪位後至魏明帝青龍二年始薨年五十四此諸帝之年壽也人主既不永年則繼體者必幼主幼主無

子而母后臨朝自必援立孩稚以久其權殤帝即位時
 生僅百餘日冲帝即位纔二歲質帝即位纔八歲桓帝
 即位年十五靈帝即位年十二宏農王即位年十七獻
 帝即位纔九歲此諸帝即位之年歲也光武帝十子明
 帝九子章帝八子至和帝則僅二子長子勝有痼疾次
 子卽殤帝也安帝惟一子順帝已廢而復立順帝又僅
 一子卽冲帝也質帝桓帝皆無子靈帝二子長辨嗣立
 董卓廢爲宏農王弑之次卽獻帝此諸帝嗣子之多寡
 有無也蓋漢之盛在西京至元成之間氣運已漸衰故
 成帝無子而哀帝入繼哀帝無子而平帝入繼平帝無
 子而王莽立孺子嬰班書所謂國統三絕也光武乃長

沙定王發之後本屬旁支譬如數百年老榦之上特發
 一枝雖極暢茂而生氣已薄迨枝上生枝則枝益小而
 力益弱更易摧折矣晉南渡後多幼主嗣位見東晉幼主條宋南
 渡後亦多外藩入繼皆氣運使然非人力所能爲也

東漢多母后臨朝外藩入繼

范書后妃紀序謂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
 帝臨朝著六后章懷註四帝安質桓靈也六后竇鄧閻
 梁竇何也按章帝時竇后專寵有梁貴人生和帝竇后
 養爲己子而陷貴人以憂死章帝崩和帝即位竇爲太
 后稱制和帝崩皇后鄧氏爲太后立殤帝嗣位殤帝殂
 太后又立安帝終身稱制安帝崩皇后閻氏爲太后立

北鄉侯懿嗣位身自臨朝未幾懿殂宦官孫程等迎立順帝太后乃歸政順帝崩皇后梁氏爲太后立冲帝身自臨朝冲帝殂太后又立質帝猶秉朝政質帝爲梁冀所酖太后又立桓帝數年歸政桓帝崩皇后竇氏爲太后立靈帝仍自臨朝後其父武爲宦官所害太后亦遷於南宮靈帝崩皇后何氏爲太后立子辨嗣位身自臨朝尋爲董卓廢弑此六后也其外藩入繼者安帝由清河王子入繼質帝由千乘王子入繼桓帝由蠡吾侯子入繼靈帝由解賣亭侯子入繼此四帝也然安帝崩閣太后立北鄉侯懿嗣位當時稱少帝是四帝之外尙有一帝而范書專指安質桓靈四君蓋以北鄉侯立未逾

年卽殂生前旣未改元殂後又無諡號故獨遺之耳其實外立者共五帝也

外藩入繼追尊本生

外藩入繼大統始自漢哀帝當成帝無子立弟定陶共王子欣爲皇太子帝以太子旣奉大宗不得復顧私親乃立楚王子景爲定陶王奉共王後帝崩太子卽位是爲哀帝是時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后稱皇太后而帝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自以定陶爲稱有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卽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其王后爲皇太后師丹等劾奏宏大不道免爲庶人傅太后大怒於是追尊定陶共王

爲其皇傅太后爲其皇太后又有段猶等奏不宜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於是直稱其皇并徙定陶王景爲信都王不復爲定陶王立後欲以已爲定陶王後也其時師丹議曰冠以定陶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葬所以重正統也陛下旣繼體先帝奉大宗不得奉定陶其皇云云傳此固禮之正也然身爲帝王追尊本生父母亦情理所必至自哀帝尊其本生父爲其皇之後遂爲故事東漢安帝入繼時其本生父清河王慶尙在未加尊稱及薨葬以龍旂虎賁之禮追諡爲孝德皇妣左氏爲孝德皇后祖妣宋貴人爲敬隱皇后祖卽章帝故不必追諡桓帝

入繼時追尊其祖曰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皇后考蠡吾侯曰孝崇皇夫人馬氏曰孝崇園貴人生母優貴人爲孝崇皇后靈帝入繼時追尊祖曰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皇后考曰孝仁皇夫人董氏爲慎園貴人蓋當時論者以爲三皇無爲五帝有事故身有天下者稱帝身未有天下而追尊者稱皇說見太上皇條內哀帝又尊祖母曰帝太后母曰帝太后不曰皇而曰帝亦以身自爲帝故后號冠以帝稱以協母從子之義所以示區別而立廟京師旣足伸人子之情兼不紊昭穆之序此理之得者也前明世宗入繼大統其初亦祇欲不沒其本生父母之稱尙未有意過爲崇奉使當日議禮諸臣援此例奏請追稱爲興獻皇立廟京師則世宗之意亦塞矣乃舉朝不聞援引及

此但力爭不許其追尊爭之不得反議尊以帝稱而
一皇字卒至激而成稱皇稱帝并入廟稱宗立主于武
宗之上此則明臣不讀書之陋也

夫在稱太

皇太后太皇太后皆從乎子孫而言也漢書孝元傳昭
儀傳昭儀初爲婕妤上寵之欲殊之於後宮以婕妤有
子爲王而上尙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位在婕
妤上是夫在不稱太也乃光武帝廢郭后封后子輔爲
中山王而卽以后爲中山太后後輔徙封沛又稱沛太
后夫在稱太究屬不經

東漢廢太子皆保全

隋唐以後太子被廢未有善終者惟東漢則皆保全光
武已立子疆爲皇太子後其母郭后被廢疆不自安數
因左右陳懇願就藩國乃立子莊爲皇太子封疆爲東
海王帝以疆廢不以過故優以大封賜虎賁鹿頭擬於
乘輿疆就國後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
不許太子卽位是爲明帝疆尋病明帝遣中常侍太醫
等視疾并詔沛王輔^{疆同母弟}等往視及薨贈以殊禮章帝立
子慶爲皇太子以竇后妬誣陷其母宋貴人遂并廢慶
爲清河王立子肇爲皇太子慶雖幼而知避嫌畏禍章
帝憐之令衣服禮秩與太子同太子亦極友愛入則共
室出則同輿太子卽位是爲和帝待慶尤渥慶小心恭

十一 史記卷四
孝自被廢後尤畏懼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待旦約
飭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並馳及和帝崩慶號泣殿前
嘔血數升既就國飭官屬時加策戒以免悔咎後其子
祐入繼統是爲順帝慶時尙存及薨追諡爲孝德皇安
帝已立子保爲皇太子後以讒被廢爲濟陰王帝崩保
以廢黜不得上殿哭臨梓宮乃悲號不食內外臣僚莫
不哀之闈后迎立北鄉侯懿卽位保以年幼得全北鄉
侯薨宦官孫程等仍迎立保卽位是爲順帝此皆已爲
太子被廢後仍能保全者固由于明和諸帝之友愛而
亦疆等之善處廢黜小心謹畏故混嫌猜而免禍害也
又和帝長子平原王勝本應爲太子以痼疾不得立和

帝崩鄧后遂立殤帝殤帝殂又立安帝是時勝尙在亦
未聞以怨懟取禍蓋自光武及明章二帝皆崇儒重道
子弟習於孝友之訓者深故無骨肉之變也

爲海昏侯仍以善終是
西漢本無廢殺之事

按西漢昌邑王
立爲天子後廢

廿二史劄記卷五

陽湖 趙翼 雲崧

累世經學

古人習一業則累世相傳數十百年不墜蓋良治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所謂世業也工藝且然况於學士大夫之術業乎今按周秦以來世以儒術著者自以孔聖之後爲第一伯魚子思後子上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生順爲魏相順生鮒爲陳涉博士鮒弟子襄漢惠帝時爲博士歷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安國延年皆以治尙書武帝時爲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延年生霸亦治尙書昭帝時爲博士宣

帝時爲大中大夫授皇太子經元帝卽位賜爵關內侯
號褒成君霸生光尤明經學歷成哀平三帝官御史大
夫丞相太傅太師博山侯猶會門下生講問疑難孔光傳霸
曾孫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歆稱之曰吾已從君魚
字奮受道矣奮傳安國後世傳古文尙書毛詩有名子建者
不仕王莽元和中子建曾孫僖受爵褒成侯其子長彥
好章句學季彥亦守家學僖傳霸七世孫昱少習家學徵
拜議郎自霸至昱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孔昱傳計
自孔聖後歷戰國秦及兩漢無代不以經義爲業見於
前後漢書此儒學之最久者也其次則伏氏自伏勝以
尙書教授其後有名理者爲當世名儒其子湛少傳家

學教授常數百人湛弟黯明齊詩改定章句湛兄子恭
傳黯學減省黯章句爲二十萬言湛子翁翁子光光子
晨晨子無忌亦皆傳家學順帝時無忌奉詔與議郎黃
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桓帝時又與崔寔等共撰
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註伏氏自伏
生以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東州號爲伏不鬪云此一
家歷兩漢四百年亦儒學之最久者也伏益傳又次則桓榮
以宿學授明帝經封關內侯帝卽位親行養老禮以榮
爲五更備極尊崇其子郁當章帝爲太子時又入授經
及和帝卽位以年少宜習經學郁又侍講禁中凡教授
二帝先是榮受朱普章句四十萬言榮減爲二十三萬

言郁又剛省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郁中子焉又以明經篤行授安帝經順帝為太子時又
為少傅授經亦教授二帝焉兄孫彬亦以文學與蔡邕
齊名各本計桓氏經學著於東漢一朝視孔伏二家稍遜
其久然一家三代皆以明經為帝王師且至於五帝則
又孔伏二氏所不及也

四世三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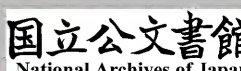
西漢韋平再世宰相已屬僅事韋賢宣帝時為丞相其子元成元帝時亦為丞相鄒魯諺曰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又平當為丞相其子晏為大司徒時已改丞相為大司徒大司徒即相也平當傳謂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東漢則有歷世皆為公者楊震官太尉其子秉代劉矩為太尉秉子賜代劉郃為司徒又代張溫為司空賜子彪代董卓為

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代淳于嘉為司空代朱儁為太尉錄尚書事自震至彪凡四世皆為三公袁安官司空又官司徒其子敞及京皆為司空京子湯亦為司空歷太尉封安國亭侯湯子逢亦官司空逢弟隗先逢為三公官至太傅故臧洪謂袁氏四世五公比楊氏更多一公古來世族之盛未有如二家者范蔚宗謂西京韋平方之蔑如真可謂僅事矣而二家代以名德為國世臣非徒以名位門第相高則尤難得也

于定國為丞相其子永為御史大夫係兩代三公西漢丞相大司馬御史大夫稱三公也

東漢尚名節

自戰國豫讓聶政荆軻侯嬴之徒以意氣相尚一意孤



行能為人所不敢為世競慕之其後貫高田叔朱家郭解輩狗人刻已然諾不欺以立名節馴至東漢其風益盛蓋當時薦舉徵辟必採名譽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為苟難遂成風俗

漢書游俠傳序自信陵平原孟嘗春申之徒競為游俠取重於諸侯顯名天下

漢興禁網疎濶布衣游俠權行州城力折公卿眾庶榮其名觀而慕之雖陷於刑辟不悔也

其大概有數端是時郡

吏之於太守本有君臣名分為掾吏者往往周旋於死

生患難之間如李固被戮弟子郭亮負斧鑕上書請收

固尸杜喬被戮故掾楊匡守護其尸不去由是皆顯名

固喬第五種為衛相善門下掾孫斌種以劾宦官單超

兄子匡坐徙朔方朔方太守董援乃超外孫也斌知種

往必被害乃追及種于途格殺送吏與種俱逃以脫其

禍種太原守劉瓚以考殺小黃門趙津下獄死王允為

郡吏送瓚喪還平原終三年乃歸允公孫瓚為郡吏太

守劉君坐事徙日南瓚身送之自祭父墓曰昔為人子

今為人臣送守日南恐不得歸便當長辭乃再拜而去

瓚此盡力于所事以著其忠義者也傳奕聞舉將沒即

棄官行服奕李恂為太守李鴻功曹而州辟恂為從事

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歸葬持喪三年恂樂恢

為郡吏太守坐法誅恢獨行喪服恢桓典以國相王吉

誅獨棄官收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典袁逢舉荀爽有

道爽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爽此感知遇之恩而制

服從厚者也然父母喪不過三年而郡將舉主之喪與

父母無別亦太過矣又有以讓爵為高者西漢時韋賢
 卒子元成應襲爵讓於庶兄宏宣帝高其節許之元成傳至
 東漢鄧彪亦讓封爵於異母弟明帝亦許之彪傳劉愷讓
 封於弟憲逃去十餘年有司請絕其封帝不許賈逵奏
 當成其讓國之美乃詔憲嗣愷傳此以讓而得請者也桓
 榮卒子郁請讓爵於兄子汎明帝不許乃受封郁傳丁綝
 卒子鴻請讓爵於弟盛不報鴻乃逃去以采藥為名後
 友人鮑駿遇之於東海責以兄弟私恩絕其父不滅之
 基鴻感悟乃歸受爵鴻傳郭躬子賀當襲讓與小弟而逃
 去詔下州郡追之不得已乃出就封躬傳徐防卒子賀當
 襲讓於弟崇數歲不歸不得已乃就封防傳此讓而不得

請者也夫以應襲之爵而讓以鳴高即使遂其所讓而
 已收克讓之名使受之者蒙濫冒之誚有以處已既無
 以處人况讓而不許則先得高名仍享厚實此心尤不
 可問也又有輕生報讐者崔瑗兄為人所害手刃報讐
 亡去魏朗兄亦為人所害朗白日操刀殺其人於縣中
 蘇謙為司隸校尉李嵩按罪死獄中謙子不韋與賓客
 掘地道至嵩寢室值嵩如廁乃殺其妾與子又疾馳至
 嵩父墓掘得其父頭以祭父嵩畬夫父兄被害自當訴於
 官官不理而後私報可也今不理之於官而輒自行讐
 殺已屬亂民然此猶曰出於義憤也又有代人報讐者
 何容有友虞緯高父讐未報而病將死泣訴於容容即

為復讐以頭祭其父墓鄧暉有友董子張父為人所殺
 子張病且死對暉歔歔不能言暉曰子以父讐未報也
 乃將賓客殺其人以頭示子張見而氣絕亦見各本傳此
 則徒徇友朋私情而轉捐父母遺體亦繆戾之極矣蓋
 其時輕生尚氣已成習俗故志節之士好為苟難務欲
 絕出流輩以成卓特之行而不自知其非也然舉世以
 此相尚故國家緩急之際尚有可恃以搢拄傾危昔人
 以氣節之盛為世運之衰而不知并氣節而無之其衰
 乃更甚也

曹娥叔先雄

范書列女傳會稽女子曹娥其父為巫覡五月五日沂

江濤迎神溺死娥年十四泣江干求十七日不獲屍遂
 投江死縣令度尚葬娥於道旁使魏朗為碑文未出又
 使邯鄲淳為之朗見淳文遂毀已作而淳文刻于碑蔡
 邕所題黃絹幼婦外甥壘曰者也有蜀中女子叔先
 雄父泥和為縣功曹奉檄之郡溺死失屍雄尋至溺處
 投水死其弟夢雄告以六日後當與父同出至期果二
 屍同浮於江郡縣表之并圖其形像焉二女事正同又
 同在列女傳且曹娥未獲父屍叔先雄則偕父屍同出
 更為靈異乃曹娥至今膾炙人口而叔先雄莫有知其
 姓名者豈非一碑文之力耶則傳不傳豈不有命耶

召用不論資格

漢制察舉孝廉茂才等歸尚書及光祿勳選用者多循資格其有德隆望重由朝廷召用者則布衣便可踐台輔之位如陳寔官僅太邱長家居後朝廷每三公缺議者多歸之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以寔未登大位而身先之常以自愧寔傳鄭康成績學著名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康成傳荀爽有盛名董卓秉政徵之初拜平原相途次又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自布衣至三公凡九十五日張璠漢紀

擅去官者無禁

賈琮為冀州刺史有司有贓過者望風解印綬去琮傳朱穆為冀州刺史令長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穆到任

劾奏至有自殺者穆傳李膺為青州刺史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膺傳范滂為清詔使案察貪吏守令自知贓

污皆望風解印綬滂傳陳寔為太邱長以沛相賦斂無法乃解印綬去寔傳宗慈為修武令太守貪賄慈遂棄官去

慈傳按令長丞尉各有官守何以欲去即去據左雄疏云今之墨綬拜爵王廷而齊于匹庶動輒避負非所以崇

憲明理也請自今守相長吏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遵法禁者錮之終身若被劾奏逃亡不就法者家屬徙

邊以懲其後雄傳黃巾賊起詔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

葛傳可見平時朝廷無禁人擅去官之令聽其自來自去而不追問也法網亦太疎矣

籍沒財產代民租

權臣強藩積貲無藝或親行括克或廣收苞苴無一非出自民財漢桓帝誅梁冀收其財貨縣官斥賣三十餘萬萬以充官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冀傳唐李錡反兵敗伏誅朝廷將輦其所沒家財送京李絳奏言錡家財皆刻剝六州之人所得不如賜本道代貧下戶今年租稅憲宗從之李絳傳以橫取於民者仍還之民此法最善憲宗英主其說易從不謂桓帝先已行之也後世有似此者籍沒貪吏之財以償民欠籍沒權要之財以補官虧亦裒益之一術也明臣王宗茂劾嚴嵩請籍其家以充邊軍之費

倩代文字

陽球奏罷鴻都文學書像疏曰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皆出於微賤附托權豪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是以有識掩口臣聞圖像之設以昭勸戒未有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妄竊天官垂像圖素者也可見曳白之徒倩買文字僥倖仕進漢時已然毋怪後世士風之愈趨愈下也

黨禁之起

漢末黨禁雖起于甘陵南北部及牢脩朱並之告許桓帝初受學于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為尙書時同郡房植有盛名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一家賓客互相讖議遂各樹門徒由是有甘陵南北部黨黨論自此起然其所由來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范書謂修並專見後

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于奄寺士子羞與為伍故
匹夫抗憤處士橫議激揚聲名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
量國政黨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中屬蓋東漢風氣本
以各行相尚迨朝政日非則清議益峻號為正人者指
斥權奸力持正論由是其名益高海內希風附響惟恐
不及而為所貶訾者怨刺骨日思所以傾之此黨禍之
所以愈烈也今按漢末黨禁凡兩次桓帝延熹九年有
善風角者張成推占當有赦令教其子殺人河南尹李
膺捕之果遇赦免膺怒竟考殺之成弟子牢修遂誣告
膺善太學游士交結生徒誹訕朝廷敗壞風俗帝怒下
郡國逮捕并遣使四出黨收執膺等二百餘人誣為黨

人並下獄次年霍諝竇武上表申理始赦歸仍書名王
府終身禁錮此第一次黨禁也自是正人放廢海內其
相標榜以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世所宗也李膺
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人之
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
顧顧者能以德引人也張儉岑暉劉表陳翔孔昱范康
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能導人追宗也度尚張邈王考
劉儒胡母班秦周蕃響王章為八厨厨者能以財救人
也至靈帝建寧中張儉方劾中常侍侯覽儉鄉人朱並
承覽風旨又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為部黨以儉及檀
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元徐乾為八俊田材張隱劉

表薛郁王訪劉祇宣靖公緒為八顧朱楷田盤疏耽薛
敦宋布唐龍羸谷宣褒為八及而儉為之魁帝遂詔刊
章捕儉等宦官曹節又諷有司并捕前黨李膺杜密及
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妻子徙邊諸附從者錮及五
族詔天下大舉鈞黨於是有行義者一切指為黨人四
年大赦而黨人不赦已而宦官又諷司隸校尉段熲捕
太學諸生千餘人并詔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
者皆免官禁錮直至黃巾賊起呂強奏請赦諸黨人於
是赦還諸徒者此第二次黨禁也本紀及黨禁傳其時黨人之禍
愈酷而名愈高天下皆以名入黨人中為榮范滂初出
獄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千兩滂傳景毅遣子為

李膺門徒而錄牒不及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
之豈可因漏名而倖免哉遂自表免歸李膺傳皇甫規不入
黨籍乃上表言臣曾薦張奐是阿黨也臣昔坐罪太學
生張鳳等上書救臣是臣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規傳
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儉傳
此亦可見當時風氣矣朝政亂則清流之禍愈烈黨人
之立名及舉世之慕其名皆國家之激成之也然諸人
之甘罹黨禍究亦非中道當范滂等非毀朝政太學生
方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處
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前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
乃絕迹自晦後果免于難韜岑暉逃命親友多匿之賈

彪獨不納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岑君自其
吾可容隱之乎彪徐穉囑茅容致意郭林宗曰大樹將
顛非一繩所維何乃栖栖不遑寧處穉此又士大夫處
亂世用晦保身之法也

東漢宦官

漢承秦制以奄人為中常侍然亦參用士人武帝數宴
後庭故奏請機事常以宦者主之至元帝時則宏恭石
顯已竊權干政蕭望之周堪俱被其害然猶未大肆也
按班固敘傳彪之父穉為中常侍是成帝時中常侍尚兼用士人光武中興悉用奄人不復參用士
流和帝踐阼幼弱竇憲兄弟專權隔限內外羣臣無由
得接乃獨與宦者鄭眾定謀收憲宦官有權自此始然

眾小心奉公未嘗攬權和帝崩鄧后臨朝不得不用奄
寺其權漸重鄧后崩安帝親政宦官李閹江京樊豐劉
安陳達與帝乳母王聖聖女伯榮帝舅耿寶皇后兄閹
顯等比黨亂政此猶宦官與朝臣相倚為奸未能躐朝
臣而獨肆其惡也及帝崩閹顯等專朝爭權乃與江京
合謀誅徙樊豐王聖等是顯欲去宦官已反藉宦官之
力已而北鄉侯入繼尋薨顯又欲援立外藩宦官孫程
等不平迎立順帝先殺江京劉安陳達并誅顯兄弟閹
后亦被遷於離宮安帝已立皇太子保而帝乳母王聖及宦官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等殺之太子數為嘆息王聖等懼
為後禍共搆陷太子遂廢為濟陰王帝崩王不得立閹后立北鄉侯顯又薨后兄
顯與江京劉安陳達又欲援立外藩宦官孫程等不平共斬京安達等迎立濟陰王
是為順帝并即收顯等兄弟是大臣欲誅宦官必藉宦官之力宦
誅之封程等十九人為侯

順

官欲誅大臣則不藉朝臣力矣順帝既立以梁商女為
 皇后商以大將軍輔政尊親莫二而宦官張達遷政石
 光譖商與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廢帝帝不信達等即
 矯詔收縛騰賁是竟敢違帝旨而肆威於禁近矣順帝
 聞之大怒達等遂伏誅及帝崩梁后與兄冀立冲帝冲
 帝崩又立質帝質帝為冀所酖又援立桓帝并以后妹
 為桓帝后冀身為大將軍輔政兩妹一為皇太后一為
 皇后其權已震主矣而帝默與宦官單超左悺具瑗徐
 璜唐衡定謀遂誅冀

梁冀專恣日久梁后又忌恣桓帝心不平而不敢泄
 獨呼小黃門唐衡問左右誰與冀不協者衡以單超
 左悺徐璜具瑗對帝乃召超等定議下詔收
 冀及宗親黨與皆誅之封超等五人為侯

是宦官且誅當國之皇親
 矣然此猶曰奉帝命以成事也桓帝梁后崩以竇武女

為皇后帝崩武與后定策立靈帝竇后臨朝武入居禁

中輔政素惡宦官欲誅之兼有太傅陳蕃與之同心定

謀乃反為宦官曹節王甫等所殺

竇武與陳蕃同謀誅宦官曹節
 王甫等奏入五官史朱瑁竊發
 其書怒罵曰中官中放縱者當誅吾曹何罪而當盡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皇太
 后欲廢帝乃夜召素所親史共普張亮等歃血盟曹節聞之擁帝出御殿閉諸禁門
 使人守武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令曰中常侍反盡力者封侯而王甫已領虎賁羽
 林等兵出屯朱雀門大呼武所將兵士曰竇武反汝曹皆禁兵何故隨之禁兵遂俱
 歸甫甫乃殺
 武并及陳蕃

然此猶曰靈帝非太后親子故節等得挾帝以

行事也至靈帝崩何后臨朝立子辨為帝后兄何進以

大將軍輔政已奏誅宦官蹇碩收其所領八校尉兵是

朝權兵權俱在進手以此盡誅宦官亦復何難乃又為

宦官張讓段珪等所殺

靈帝崩何后臨朝立子辨為帝后兄何進輔政
 欲誅宦官先奏何后后不聽乃謀召外兵以脅
 何后何后乃悉罷諸常侍小黃門等常侍張讓子婦乃后甥也讓對之叩頭曰老臣
 得罪當與新婦同歸故里但受恩深欲一入見太后顏色歸死無恨子婦言於何后

母無陽君入白詔諸常侍皆入而何進方入奏誅宦官事張議段珪等即殺之於是袁紹袁術乘亂盡殺宦官

是時軍士大變袁

紹袁術閔貢等因乘亂誅宦官二千餘人無少長皆殺之於是宦官之局始結而國亦隨之亡矣國家不能不用菴寺而一用之則其害如此蓋地居禁密日在人主耳目之前本易窺嘖笑而售讒諛人主不覺意為之移范蔚宗傳論謂宦者漸染朝事頗識典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納之命及其傳達於外則手握王命口銜天憲莫能辨其真偽故威力常在陰陽奧窔之間迨勢燄既盛官府內外悉受指揮即親臣重臣竭智力以謀去之而反為所噬當其始人主視之不過供使令効趨走而已而豈知其禍乃至此極哉

宦官之害民

東漢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禍最烈然亦有不同唐明闔寺先害國而及於民東漢則先害民而及於國今就後漢書各傳摘敘之可見其大概也劉瑜疏言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子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又廣娶妻室增築第舍民無罪而輒坐之民有田而強奪之貧困之民有賣其首級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瑜傳左雄疏言宦監皆虛以形勢威奪良家婦女閉之白首而無配偶雄傳黃瓊疏言宦監盈朝重封累爵明珠南金之寶充滿其室瓊傳單超左悺具瑗徐璜唐衡五人以誅梁冀功皆封侯其後超死四侯轉盛民間

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窮極壯麗金銀麩毳施於犬馬僕從皆乘牛車從以列騎超等傳侯覽前後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一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制度宏深僭類宮省預作壽塚石椁雙闕高廣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女為張儉所奏覽遮截其章不得上覽傳趙忠葬父僭為璠璵玉匣偶人朱龜傳董卓弑宏農王獻帝葬之於忠之成壙中忠已被謀及獻帝自長安歸洛陽宮室已盡焚毀乃駐於忠故宅獻帝紀迨後韓馥以冀州刺史讓袁紹出居於鄴中之忠故宅馥傳其壙可以葬帝王宅可以居帝王別宅又可以居牧伯其壯麗可知也張讓說靈帝

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輒訶譴不中用以賤價折之十不酬一又不即收材木遂至腐爛州郡復增私調百姓嗟怨議傳此猶第宦官之自為苛虐也更有倚宦官之勢而漁肉小民者蓋其時入仕之途惟徵辟察舉二事宦官既據權要則徵辟察舉者無不望風迎附非其子弟即其親知并有賂宦官以輾轉干請者審忠疏言宦官勢盛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曹傳李固疏云中常侍在日月之旁形勢振天下子弟祿位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諛之徒望風進舉固傳朱穆疏言宦官子弟親戚並荷榮任凶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勢怙寵

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穆河南尹田歆謂

王湛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書命不得違欲自用一

名士以報國家乃以种暠應詔暠傳六孝廉只用一真才

已為美談則入仕者皆奄黨可知也靈帝詔公卿刺舉

二千石為民害者太尉許馡司空張濟凡內官子弟實

客雖貪污穢濁不敢聞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政

者二十六人劉則閹黨入仕者莫敢黜革可知也夫是

以天下仕宦無一非宦官之兄弟姻戚窮暴極毒莫敢

誰何如具超弟安為河東太守弟子匡為濟陰太守徐

璜弟盛為河內太守左悺弟敏為陳留太守具瑗兄恭

為沛相皆所在蠹害璜兄子宜為下邳令暴虐尤甚求

故汝南太守李暠女不得則劫取以歸戲射殺之超侯

覽兄參為益州刺史吏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

滅之而沒入其財以億計覽曹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

營中五伯妻美破石求之五伯不敢拒妻不肯行遂自

殺節此又宦官子弟賓客之肆為民害可類推也由是

流毒遍天下黃巾賊張角等遂因民之怨起兵為逆矣

漢末諸臣劾治宦官

東漢末宦官之惡遍天下然臣僚中尚有能秉正嫉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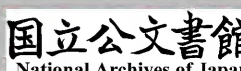
力與之為難者楊秉為太尉時宦官任人及子弟為官

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劾奏牧

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

誼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遂連及中常侍侯覽具瑗等皆坐黜天下肅然裴秉又奏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暴虐一州乃檻車徵參詣廷尉參懼自殺秉并劾奏覽桓帝詔問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有何典故秉以申屠嘉召詰鄧通事爲對帝不得已乃免覽官秉李膺爲司隸校尉中常侍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懼膺按問逃還京師匿讓家藏於合柱中膺知狀率將吏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卽殺之膺韓演爲司隸校尉奏中常侍左悺罪并及其兄太僕稱請托州郡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悺稱皆自殺演陽球爲司隸校尉奏中常侍王甫淳于登及子弟爲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

段熲阿附佞倖宜并誅乃悉收甫熲等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五毒備至萌曰父子旣當併誅乞少寬楚毒假借老父球曰死不塞責乃欲求假借耶萌乃大罵球使室萌口捶朴交下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球乃磔甫屍於城門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此廷臣之劾治宦官者也杜密爲太山太守北海相凡宦官子弟爲令長有姦惡者輒按捕之密劉祐爲河東太守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祐黜其權強平理寃結中常侍管霸用事於內占天下良田美宅祐悉沒入之祐蔡衍爲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托其弟恭舉茂材衍收其賫書人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闕賊罪闕乃



中常侍曹騰之弟也

行

朱穆為冀州刺史宦官趙忠葬

父僭用璠璵玉匣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穆乃發墓剖

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

穆

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

侍侯覽財產小黃門趙津及南陽大猾張汜等侍中官

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竟考

殺之王宏為宏農太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二

千石亦考殺之凡數十人

陳

陳翔為揚州刺史劾奏豫

章太守王永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皆中官親黨也

翔范康為太山太守時張儉殺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

或有逃入太山界者康皆收捕無遺脫

康

黃浮為東海

相有中常侍徐璜兄子宣為下邳令肆貪暴浮乃收宣

及家屬無少長皆考之掾吏固爭浮曰宣國賊今日殺

之明日坐死不恨即殺宦暴其尸於市

浮

荀昱為沛相

荀昱為廣陵太守志除宦官其支黨有在二郡者織罪

必誅

昱

史弼為平原相當舉孝廉侯覽遣諸生賚書請

之弼即筆殺賚書者

弼

此外僚之劾治宦官也甚至朱

震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賊罪并連匡兄中常侍

單超遂收匡下廷尉

震

張儉為東部督郵奏侯覽及其

母罪惡覽遮截其章不得上儉遂破覽家籍沒費財具

奏其罪狀

儉

此又小臣之劾治宦官者也蓋其時宦官

之為民害最烈天下無不欲食其肉而東漢士大夫以

氣節相尚故各奮死與之拮拮雖湛宗滅族有不顧焉

至唐則僅有一劉蕡對策懇切言之明則劉瑾時僅有韓文蔣欽等數人魏忠賢時僅有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李應昇周順昌等數人其餘乾兒義子建生祠頌九千歲者且遍於搢紳此亦可以觀世變也

宦官亦有賢者

後漢宦官之貪惡肆橫固已十人而九然其中亦間有清慎自守者不可一概抹煞也鄭眾謹敏有心和帝初竇太后秉政其兄憲為大將軍竊威權朝臣莫不附之眾獨乃心王室憲兄弟謀不軌眾與帝定策誅之眾傳蔡倫在和帝時預參帷幄盡心敦慎匡弼得失每休沐輒閉門謝客為尚方令監作器械莫不精工創意用樹膚

麻頭敝布魚網以為紙天下稱蔡侯紙又典東觀校讐

經傳倫傳安帝聽宦官李閏江京劉安陳達等譖廢皇太子保為濟陰王帝崩太子不得立閏后立北鄉侯懿未

幾薨后與兄顯又欲援立外藩宦官孫程不平乃與王康等十九人歃血盟迎立濟陰王先斬江京劉安陳達并閏顯及其弟景遷閏后於別宮於是濟陰王即位是為順帝後司隸校尉虞詡奏宦官自詣廷尉宦官張防等臨考一日中傳考四獄必欲殺詡程上殿陳詡之寃時防在帝後程叱曰賊臣張防何不下殿防走入東廂程勸帝急收防毋令求請防乃徙邊程傳良賀清儉退厚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舉帝問之曰臣生長深宮

未嘗交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進有識鄙之今得臣所
舉匪榮伊辱故不敢也傳曹騰在省闈三十餘年未嘗
有過所進達皆海內名人有蜀郡守遣人賂騰刺史种
嵩搜得其書幣奏之并劾騰帝以書自外來非騰之過
事遂寢騰反稱种嵩為能吏後嵩為司徒嘗曰我為公
曹常侍力也騰傳呂強盡忠奉公上疏力陳宦官之亂政
及後宮綵女之多河間解讀館不宜築蔡邕對策切直
不宜罪郡國貢獻不宜索導行費又有宦官丁肅徐衍
郭耽李巡趙祐五人亦皆清忠巡請刻五經于石即蔡
邕所書也祐博學多覽著作諸儒稱之又吳伉博達奉
公知不見用常托病從容養志此皆漢宦官之賢者可

與北魏之仇洛齊王瑀趙黑北齊之田敬宣唐之俱文
珍張承業明之覃吉王承恩並觀也

文苑

文苑

